

《草原十二骑手》的文学远征

当“骑手”的意象与文学创作相遇，便注定了《草原十二骑手》这部作品集的独特气质——它既是对内蒙古文化精神的赓续，也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文学突围。这部收录了海勒根那、赵卡等12位内蒙古中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力作文集，以47万字的厚重篇幅，勾勒出内蒙古大地的文学图景，更诠释着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复兴与繁荣的崭新气象。

“草原十二骑手”的命名，绝非简单的修辞策略，而是深植于内蒙古雄浑广袤的文化土壤的精神锚点。骑手纵马扬鞭、踏冰卧雪的豪迈，与作家们扎根内蒙古、笔耕不辍的坚守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。这种呼应，让这部作品集从诞生之初就自带鲜明的地域文化基因，却又不止于地域书写的桎梏。入选的12位作家，涵盖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“00后”4个代际，不同年龄层的创作视角与叙事风格交织碰撞，让内蒙古的文学表达有了更丰富的维度。

“70后”作家的笔触，带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叩问，为整部文集奠定了厚重的基调。海勒根那的《请喝一杯哈图布其的酒》与《巴桑的大海》，以草原的人情风物为底色，在酒盏与大海的意象里，藏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向往。哈图布其的酒，是草原人待客的热忱，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；巴桑心中的大海，是身处草原却心怀远方的浪漫，也

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精神突围；赵卡的《你会游泳吗》《杀县简史》则跳出了草原的空间限定，以冷峻的笔触剖开人性的褶皱，在荒诞与现实的交织中，展现出更为开阔的叙事视野；拖雷的《厄尔尼诺》与《叛徒》，将自然现象与人性抉择并置，用充满张力的故事，探讨着环境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关联，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切关怀。

“80后”作家的创作，更侧重于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，探寻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。娜仁高娃的《门》与《裸露的山体》，以细腻的笔触描摹着草原女性的内心世界。“门”是空间的界限，也是心灵的壁垒，既隔开了传统游牧生活与现代文明，也困住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；“裸露的山体”则像是被揭开的伤疤，隐喻着草原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变迁，引发读者对发展与守护的思考；肖睿的《筋疲力尽》以直白的叙事，展现现代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疲惫与挣扎，让文学书写，有了更普遍的现实观照；阿尼苏的《铁布鲁》《阿扎的江湖》与陈萨日娜的《一朵芍药一片海》《云中的呼唻》，则在民族文化的底色上，编织出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铁布鲁的坚韧、阿扎的江湖义气、芍药与大海的浪漫联结、呼唻的神秘悠远，共同勾勒出内蒙古各族儿女的精神图谱，让地域文化的表达既有厚度，又有温度。

“90后”作家的登场，为这部文集注入了更具先锋性的叙事活力。渡澜的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《在大车店里》，以灵动跳脱的笔触，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逻辑。“傻子乌尼戈”的消失，像是一个充满隐喻的谜题，在荒诞的故事外壳下，藏着对人性、对群体记忆的叩问；大车店里的众生相，则是社会的一个缩影，充满了烟火气与戏剧性；苏热的《金骆驼》《黄塘记》，将目光投向乡土社会，在金骆驼的象征意义与黄塘的变迁故事里，书写着时代浪潮下乡村的坚守与蜕变。“90后”作家的创作，少了几分沉重，多了几分实验性，他们以更轻盈的姿态，探索着地域文学的更多可能性。

“00后”作家的加入，是这部作品集的一大亮点，也预示着内蒙古文学的新生力量正在崛起。田逸凡的《珍爱的你们》《乃玉的暗色滩地》，以青涩却真挚的笔触，描摹着青春的悸动与成长的迷茫。故事里的少年心事，与草原的辽阔背景相融，让成长的烦恼多了几分诗意；艾嘉辰的《腹鸣》《新年快乐》与晓角的《清冷之人》《淡绿色的马》，则展现出“00后”作家独特的叙事视角。他们不刻意强调地域符号，而是将个体的感受置于中心，用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灵动的意象建构，让文学表达更具个性化与现代性。淡绿色的马、清冷的人物，这些充满诗意的意象，为内蒙古文学的传统书写，增

添了一抹清新的色彩。

从“70后”的深沉厚重，到“00后”的灵动新锐，《草原十二骑手》构建了一条清晰的代际文学脉络。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年龄的文学接力，更是一次由“边缘”向“中心”的文学远征。长久以来，地域文学往往被贴上“小众”的标签，被置于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。但这部作品集却以多样化的叙事探索证明，地域文学从来不是狭隘的“地方书写”，而是植根于本土文化，却能触达人类共通情感的文学表达。

《草原十二骑手》的作者既是传统的守护者，也是未来的探索者。他们扎根内蒙古大地，书写着内蒙古的历史与现实、变迁与坚守；又以开放的姿态，拥抱全球化的语境，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的发展浪潮相结合，让地域文学有了更广阔的气象。他们以笔为缰，在文学的原野上纵马驰骋，既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，又探索着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。

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在序言中称，这部作品集“体现了在新时代的引领和推动下，内蒙古文学开始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崭新气象”。《草原十二骑手》的出版，不仅是对内蒙古中青年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，更是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。它让人们看到，当文学扎根于厚重的文化土壤，当不同代际的创作者携手同行，地域文学便能突破边界的限制，走

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。

《草原十二骑手》的蹄声，沉浑而清晰，它踏碎了那种将边地文学视为单一、静止的刻板印象，展现出一个层次丰富、动态发展的文学共同体。他们以集体的形式证明，在全球化与同质化浪潮汹涌的今天，那些深植于本土经验、具有文化自觉的写作，恰恰可能为疲惫的文学现场提供最稀缺的原创力与精神厚度。他们的实践启示人们，真正的文学力量，往往孕育于特定的水土，却注定要回应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命题。

这12位“骑手”，与其说是在回归草原，不如说是在以草原赋予他们的独特禀赋与视角，出发去勘探更广阔的人类精神世界。他们的集结号，不仅是对内蒙古文学的一次重要盘点与推动，或许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次微妙而有力的启迪。当他们的文字被集结、出版、阅读和讨论，一个新的、更具包容性与活力的文学坐标，正在被悄然建立起来。蹄声所至，皆是通途。

内蒙古高原的风，吹拂着草原与戈壁；文学的骑手，在笔墨的疆域里策马奔腾。《草原十二骑手》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，它预示着内蒙古文学的未来，必将有更壮丽的风景。

（马小江）

文艺评论



▲乌兰毛都草原

（贝赫 / 摄）

清晨，玉龙雪山脚下的白沙古镇尚未苏醒，57岁的杨志坚已经开始他一天的工作：作为白沙壁画博物馆馆长，他需要查看壁画的保存情况，记录殿内温湿度，检查消防设施，同时巡视院落里的古建筑和古树。

白沙壁画博物馆坐落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，主要展示白沙明清古建筑群及其内的壁画。古建筑群中，大宝积宫、琉璃殿、大定阁内保存有大量明清壁画，共计45幅，总面积约144平

在玉龙雪山脚下守壁画



▲1月16日，杨志坚在白沙壁画博物馆查看大宝积宫藻井。

（高咏薇 / 摄）

方米。白沙壁画在内容及创作风格上兼收并蓄，生动融合汉族、藏族、纳西族等民族文化元素，是茶马古道上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。

“我老家是白沙的，小时候经常来看这些壁画。”杨志坚说。1990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，杨志坚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。2007年，他回到白沙，开始从事白沙壁画的保护、管理和修缮工作。让文化遗产“活”起来是杨志坚的一个心愿。他推动白沙壁画赴广东、上海等地展览，主持编纂

画册，并推进数字化采集和文创开发。“不仅要保护好，还要让壁画艺术以新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。”他说。

每天傍晚，游客散去，杨志坚总会再次巡视各个院落。夕阳透过古树的枝叶，洒在殿宇和壁画上，诉说着时间的故事。杨志坚最挂念的是在退休前完成所有白沙壁画的修复工作。“我在这里，守的不仅是壁画，”杨志坚说，“更是几百年来各民族在这里相遇、交融的历史。”

（据新华社）